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紀慶綵

釋文紀卷七

明　梅鼎祚　輯

晉五

釋支遁字道林姓關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終於餘姚塢山中或云終剡沃洲山

與高驪道人論竺法深書

上坐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綱内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

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剡縣之岇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皓然遐邇有詠高僧傳

還東山上哀帝書哀帝頻遣兩使徵遁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詔即資送一時名流餞别

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絶欲歸宗游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

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抱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今歷代彌新矣陛下天種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久禱之弘議絶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歆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丘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

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咒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亨之宇常無為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采蔬長阜漱流清壑繿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游

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
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
魏皆出處有由黙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游䰟
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僶俛感若
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
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
露板以聞仲其愚管褁糧望路伏待慈詔高僧傳歷代三寶紀叅校

谷傳作㕁

庭紀作衢

與梅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受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無心增愧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曠灑朽榦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

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亡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於上聞伏追悚息 弘明集

逍遙論 世說新語云支道林在白馬寺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郭向二

家之表立共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遥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遥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絶觴爵於醪醴哉茍非至足豈所以逍遥乎此

向郭之注所未盡世說注

即色論世說云支道林造即色論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世說注引支道林集妙觀章

大小品對比要抄序

夫般若波羅蜜者衆妙之淵府羣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來之照功其為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

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智於智故能運於智是故夷三脫於重玄齊萬物於空同明諸佛之始有盡羣靈之本無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何者耶賴其至無故能為用夫無也者豈能無哉無不能自無理亦不能為理理不能為理則理非理矣無不能自無則無非無矣是故妙階則非階無生則非生妙由乎不妙無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稱興乎未足定號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設教則智存智存於物實無迹也

名生於彼理無言也何則至理冥壑歸乎無名無名無
始道之體也無可不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
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理冥則言廢忘
覺則智全若存無以求寂希智以忘心智不足以盡無
寂不足以冥神何則故有存於所存有無於所無存乎
存者非其存也希乎無者非其無也何則徒知無之為
無莫知所以無知存之為存莫知所以存希無以忘無
故非無之所無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無其

所以無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則無存於所存遺其所以無則忘無於所無忘無故妙存妙存故盡無盡無則忘玄忘玄故無心然後二迹無寄無有冥盡是以諸佛因般若之無始明萬物之自然衆生之喪道溺精神乎欲淵悟羣俗以妙道漸積損至無設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衆首於玄同還羣靈乎本無蓋聞出小品者道士也嘗遊外域歲數悠曩未見典載而不詳其姓名矣嘗聞先學共傳云佛去世後從大品之中抄出

小品世傳其人唯目之以淳德驗之以事應明其致而已亦莫測其由也夫至人也覽通羣妙凝神玄冥靈虛響應感通無方建同德以接化設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滞滀成規以啟源或因變以求通事濟而化息適任以全分分足則教廢故理非乎變變非乎理教非乎體體非乎教故千變萬化莫非理外神何動哉以之不動故應變無窮無窮之變非聖在物物變非聖聖未始於變故教遺興乎變理滞生乎權接應存物理致同乎

歸而辭數異乎本事備乎不同不同之功由之萬品神悟遲速莫不緣分分闇則功重言積而後悟質明則神朗觸理則玄暢輕之與重未始非分是以聖人之為教不以功重而廢分分易而存輕故羣品所以悟分功所以成必須重以運通因其宜以接分此為悟者之功重非聖教之有煩令統所以約教功所以全必待統以適任約文以領玄領玄則易通因任則易從而物未悟二本之不異統致同乎宗便以言數為大小源流為精粗

文約謂之小文殷謂之大順常之為通因變之為舞守數之為得領統之為失而彼揩文之徒羇見束教頃著阿含神匱分淺才不經宗儒墨大道域定聖人志局文句詰教難權謂崇要為達諒領統為傷宗須徵驗以明實效應則疑伏是以至人順羣情以徵理取驗乎沸油明小品之體本塞羣疑幽滯因物之徵驗故示驗以應之令不可以趣徵於一驗目之為淳德效喪於事實謂之為常人而未達神化之權統玄應於將來暢濟功於

殊塗運無方之一致而察殊軌為異統觀奇化為逆理位大寶為欣王聚濟貨為欲始徒知至聖之為敎而莫知所以敎是以聖人標域三才玄定萬品敎非一途應物萬方或損敎違無寄通適會或抱一御有繫文明宗崇聖典為世軌則夫體道盡神者不可詰之以言敎遊無蹈虛者不可求之於形器是以至人於物遂通而已明乎小大之不異暢玄標之有寄因順物宜不拘小派或以大品辭茂事廣喻引宏奥雖窮理有外終於玄同

然其明宗統一會致不異斯亦大聖之時教百姓之分致苟以分致之不同亦何能求簡於聖哉若以簡不由聖豈不寄言於百姓夫以萬聲鍾響響一以持之萬物感聖聖亦寂以應之是以聲非乎響言非乎聖明矣且神以知來夫知來者莫非其神也機動則神朗神朗則逆鑒明夫來往常在鑒內是故至人鑒將來之希纂明才致之不並簡教迹以崇順擬羣智之分向闚之者易知希之者易行而大品言數豐具辭領富溢問對衍

與而理統宏邃雖玄宗易究而詳事難備是以明夫為學之徒須尋迹旨關其所往究覽宗致標之興盡然後悟其所滯統其玄領或須練綋羣問明其酬對探幽研賾盡其妙致或以教衆數溢諷讀難究欲為寫崇供養力致無階諸如此例羣仰分狹闚者絶希是故出小品者參引王統簡領羣目筌域事數標判由宗以為小品而辭喻清約運旨亹亹然其往往明宗而標其會致使宏統有所於理無損自非至精孰其明矣又察其津塗

尋其妙會覽始原終研極奥旨領太品之王標備小品之玄致縹縹焉覽津乎玄味精矣盡矣無以加矣斯人也將神王於㝠津羣形於萬物量不可測矣宜求之於筌表寄之於玄外惟昔聞之曰夫大小品者出於本品本品之文有六十萬言今遊天竺未適於晉今此二抄出於本品大本出者不同也而小品出之在先然斯二經雖同出於本品而時往有不同者或小品之所具大品所不載大品之所備小品之所闕所以然者或以二

者之事同互相以為賴明其本一故不並矣而小品至略玄總事要舉宗大品雖辭致婉巧而不喪本歸至於說者或以專句推事而不尋況旨或多以意裁不依經本故使支流相背義致同乖羣義偏狹喪其玄旨或失其引統錯徵其事巧辭辯偽以為經體雖文藻清逸而理統乖宗是以先哲出經以梵為本小品雖抄以大為宗推梵可以明理徵大可以驗小若苟任胸懷之所得背聖教之本旨徒常於新聲苟競於異常異常未足以

徽本新聲不可以經宗而遺異常之為談而莫知傷本之為至傷本則失統失統則理滯理滯則或殆若以殆而不思其源困而不尋其本斯則外不關於師資内不由於分得豈非仰資於有知自塞於所尋困蒙於所滯自窮於所通進不闇常退不研新説不依本理不經宗而忽詠先舊毁訾古人非所以為學輔其自然者哉夫物之資生靡不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與本萬理之源矣本喪則理絶根朽則枝傾此自然之數也未

絕不然矣於斯也徒有天然之才淵識邈世而未見大品覽其源流明其理統而欲寄懷小品率意造義欲寄其分得標顯目然希邈常流徒尚名賓而竭其才思玄格聖言趣悅羣情而乖本違宗豈相望乎大品也哉如其不悟將恐遂其所惑以罔後生是故推考異同驗其虛實尋流窮源各有歸趣而小品引宗時有諸異或辭倒事同而不乖旨歸或取其初要廢其後致或筌次事宗倒其首尾或散在羣品略撮玄要時有此事乖互不

同又大品事數甚衆而辭曠浩衍本欲推求本宗明驗事旨而用思甚多勞審功又寡且稽驗廢事不覆速急是故余今所以例玄事以駢比標二品以相對明彼此之所在辯大小之有先雖理慼非深奥而事對之不同故採其所究精粗並兼研盡事迹使驗之有由故尋源以求實趣定於理宗是以考大品之宏致驗小品之總要搜玄没之所存求同異之所寄有在尋之有軌尒乃貫綜首尾推步玄領究其槃結辦其凝滯使文不違也疑

旨理無負宗棲驗有寄辨不失徵且於希詠之徒浪神遊宗陶冶玄妙推尋源流關虛考實不亦夷易乎若其域乖體極對非理標或其所寄者願俟將來摩訶薩幸為研盡備其未詳也出三藏記集宇有訛舛

八關齋詩序

閒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

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懐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
送歸有望路之想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登山採藥集
巖水之娱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詠禪思道人詩序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讃之可謂因俯對以寄
誠心來參焉於衡軛圖巖林之絶勢想伊人之在兹余
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黙已聊著詩一首以繼于左

釋迦文佛像讃并序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
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
母族厥姓裘曇焉仰靈胄以丕承藉僊哲之遺芳吸中
和之誕化稟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
以不加為資誠逸祿以靡須為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
紫庭紆軫儲宮擬翮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
扉三鑒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
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棲遲幽閑脫

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褫龍章之盛飾貿窮巖之
襯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
斑卉匡居摧心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算以質心併
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絶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
鼻端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
情虛於静林涼五内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
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捜寘魚於六絶齒既立而廢筌豁
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捲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

徽傳偉唯丈六體佩圓光啟度黄中色艶紫金運動陵虚悠往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沙覽未兆則卓絶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沖量弘乎太虚神益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圓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德義或疎之以沖風亮形揺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抜堯孔之外犍屬八億以語極罩墳索以興典掇道行之三無

絡冊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升於暘谷民望
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羲
風神奇卓絶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
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從心泯迹
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絶於忍土
冥歸於維衛俗狗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統之至於靈
覺之性三界殄悴豁若川傾頽如乾墜黙首與永夜同
幽冥流與涸津並匱六度與崩岑俱褫三乘與絶軸解

鑾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悖夫道高者慮卑因廵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難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歷數終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絶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逎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曁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與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蘧廬三傳明明釋迦實

惟帝先應期啟作化融竺乾交養恬和涯粹沖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謨揭秀負靈峻誕崑岳量裒太清大象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即亦雲津威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即烟滅騰亦龍伸鼓舞舟壑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翰惟典充以瓌奇恬以易簡藏諸韞匵實之令善可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性豈

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曖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方赤譏象罔不存誰與悟機鏡心乘翰庶覿冥暉

阿彌陀佛像讃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冥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静暇復伸諸奇麗

佛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迴遼迴邈路踰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爲君三乘爲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沈天逸於淵藪逝寓羣獸而率真閶闔無扇於瓊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隕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徵化以醴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

響慧澤雲垂而沛清學文喻兮而賫言真人冥宗而廢翫五度憑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兹大啟神化所以永傳别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遁生末蹤忝厠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内綏皇矣正覺實兼宗師泰定軫曜黄

中秀姿恬智交泯三達玄夷啟境金方緬路悠迴于彼
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
開詠歌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詵詵藏往纂故
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搆峩峩紫
館辰峙華宇星羅玉闈通方金墉啟阿景傾朝日豔蔚
晨霞神提迴互九源曾深浪無筌忘鱗罕餌淫澤不司
虞駭異懷林有客驅徒雨埋機心甘露敦洽蘭蕙助馨
化隨雲濃俗與風清葳蕤消散靈飈掃英瓊林諧響八

音文成珉瑤沈槃芙蕖晞陽流澄其潔藥播其香潛爽冥萃載哲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于長邁軌一變同規坐忘

文殊師利讚

童眞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為龍種覺今則夢遊方恍惚乘神浪髙步維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興清遘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迦登幽閒彌
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兜率天法鼓
震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跏曜芳蓮寥朗高
懷興八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盤紆七七
紀應運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華林園亹亹玄輪奏
三攄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民

動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忘期遇濡首亹亹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乘虛感靈覺震網發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華請無著陵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筌悟豁爾自靈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兹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進和法作率所情亹亹玄心運寥寥音氣清粗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閈首菩薩讚

閈首齊吾我造理因兩虚兩虚似得妙同象反入粗何以絶塵迹忘一歸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眴菩薩讚

有愛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覿無得德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閑恬智翳神頴絶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騁不眴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讃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生應軫託陰遊重冥冥亡影迹隕三界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讃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都

忘絶鄙常冥默自玄會善多體沖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為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玆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昬俗統體稱月光心為兩儀蘊迹為流溺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痾長驅幸玉堂汲引輿

有待冥歸無盡場戢翼栖髙嵎凌風振奇芳並廣弘明集

竺法護像讚法護事髙座為師遊歷西域後隱深山山有泉經穢而燥護徘徊感歎泉復流滿支遁為像讚

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

于法蘭讚蘭嘗於冬雪在山一虎入房神色無忤虎亦甚馴

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

于道邃像讚郗超圖寫其形支遁為著銘讚

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

座右銘遁于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時有惰者乃著座右銘以勖之

懃之懃之至道非彌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羇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為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

推移過此以往勿議勿思敦之覺父志在嬰兒並高僧傳彌法苑作孜灌作潔翫作說

竺道潛字法深瑯邪人丞相王敦弟出家師中州劉元真為道俗標領寧康初終峁山

答支遁書潛還剡峁山遁致書潛求買峁山之側沃洲小嶺潛答

欲來便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高僧傳便一作輒未一作豈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止瓦官寺盛開講席

神無形論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敷乃著論惬然信服

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高僧傳

釋道嵩住瓦官寺高僧傳宋有鍾山定林寺釋道嵩姓夏高密人

與道安稱竺僧敷書僧敷同寺沙門道嵩才解相次與道安書

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太元中終瓦官寺

與道安追論竺僧敷書敷著神無形論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終瓦官寺汰與安書數述敷義

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

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並高僧傳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晉孝武帝世出此序出三藏記不載名今據序有法汰云云似其所造因附

拘夷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彫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有寺名達慕藍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六十僧劍慕王新藍五十僧温宿王藍七十僧

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坐或易

藍者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

王新僧伽藍九十僧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乃才大高明大乘學與舌彌是師徒而舌彌阿含學

也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輸若干藍五十比丘尼阿麗跋藍二十尼道

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舌彌受法戒比丘尼外國法不得

獨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嶺以東王侯婦女為道遠集

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檢制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出行

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無師一宿者輒彈之

令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舌彌乃不肯令此戒來東僧純等求之至勤每嗟此後出法整唯之斯戒末乃得之其解色以息婬不在止治容也不欲以止竊不在謹封藏也解色則無情於外形何計飾容與不飾乎不欲則無心於珠玉何須慢藏與緘縢乎所謂無關而不可開無約而不可解也内鍵既爾外又毀容粗服進退中規非法不視非時不餐形如朽柱心若溼灰斯戒之謂也豈非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也哉然女

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於男也大法流此五百餘年比丘尼大戒了餘其文以此推之外國道士亦難斯人也法汰頃年鄙當世為人師處一大域而坐視令無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匣持之自隨二十餘年無人傳譯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關通至於此也賴僧純於拘夷國來得此戒本令佛念曇摩侍慧常傳始得具斯一部法矣然弘之由人不知

斯人等能遵行之不耳出三藏記集

竺法曠姓皐下邳人寓居吳興終長干寺

答簡文帝曠止潛之青山石室簡文帝諮以妖星請曠為力曠答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當滅

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已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惟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高僧傳

竺道壹姓陸吳人　王珣遊嚴陵瀨詩叙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道壹文峯富贍

答丹陽尹書壹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學為簡文帝知重及東止虎丘學徒若

留丹陽尹移
壹還都壹答

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游不滯方自東徂西惟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

户恐游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高僧傳

帛道猷姓馮山陰人終虎丘

與竺道壹書壹止虎丘時若耶山有帛道猷以篇牘著稱好丘壑與道壹有講筵之遇與壹書壹乃東適耶溪相會定交林下

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耳

竺曇無蘭 晉云法正本西域人太元中於揚都謝鎮西寺譯經六十一部見開元釋教録

三十七品經序

三十七品者三世諸佛之舟輿聲聞支佛亦皆乘之而得度三界衆生靡不載之故經曰大乘道之輿一切度天人然則三十七品或離或合在一增四法而有四意止四神足無四意斷五法則有五根五力七法無七覺意八法而有八等則為五經也依如此比當應為七經

如此則離也而諸經多合唯一增爾耳中阿含身意止有安般出入息事將是行四意止時有亂意起者執對行藥也又諸經三十七品文辭不同余因閑戲尋省諸經撮采事備辭巧便者差次條貫伏其位使經體不毁而事有異同者得顯於義又以三三昧連之乎末以具泥洹四十品五根中云四禪四諦有目無文故復屬之於後令始涉者覽之易悟不亦佳乎又以諸經之異者注於句末也小安般三十七品後則次止觀律法義決

三十七品後次四諦小十二門後次三向尒為泥洹四十品止觀四諦成道之行不可以相無也是故集止觀三三昧四禪四諦繫之於三十七品後欲令行者覽之易見而其行也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十字除後六行八十字不在計中

晉泰元二十一年歲在丙申六月沙門竺曇無蘭在揚州謝鎮西寺撰

千佛名號序

賢刼經說二十一百諸度無極竟喜王菩薩仍問今此會中寧有大士得此定竟入斯八千四百諸度無極及八萬四千度無極法入八萬四千諸三昧門乎佛答言有不但此諸開士也當來賢刼一千如來亦得入也除四正覺喜王白佛唯願世尊說諸佛名字姓號佛為喜王說諸佛號字號字一千數之有長而興立發意二品重說皆齊慧業而止以此二品檢之有以二字為名者

三字名者有以他字足成音句非其名號亦時有字支異者想梵本一耳將是出經人轉其音辭令有左右也長而有者或當以四五六字為名號也與立發意不盡名自慧業以下難可詳也余今別其可了各為佛名意所不了則全舉之又以字異者注之於下然或能分合失所深見達士其有覺省可為改定恕余不逮

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

夫戒者人天所由生三乘所由成泥洹之關要也是以

世尊授藥以戒爲先焉戒者乃三藏之一也若不以戒自禁馳心於六境而欲望免於三惡道者其猶如無舟而求度巨海乎亦如魚出於深淵鴻毛入于盛火悕不死燋者未之有也行者以戒自嚴猛意五十八法者取道也何難哉蘭自染化務以戒律爲意昔在於廬山中竺僧舒許得戒一部持之自隨近二十年每一尋省恨文質重會曇摩侍所出戒規矩與同然侍戒衆多施有百一十事尒爲戒有二百六十也釋法師問侍侍言我

從持律許口受一一記之莫知其故也尼戒衆多施亦尒百有一十三十事中第二十一二百五十者云長鉢過十日捨墮續言是比丘當持此鉢與比丘僧二十二二百六十者云鉢破綴齊五更未得新鉢故者當歸衆僧推其理旨宜如二百五十者在長鉢後事與破鉢并者為重長也余以長鉢後事注於破鉢下以子從母故也九十事中多參錯事不相對復從就二百六十者令事類相對亦時有不相似者重飯食無餘因緣墮應對

重飯不屬人言不足此除因緣事與別請并故以對別
請此一戒在重飯一戒在別請亦為有餘緣則得重飯
亦得越次受請也不舒手受食自恐教人恐怖此二戒
無對將傳寫脫耶梵本闕乎衆多施亦有不相對不相
似者莫知所以也余因閑暇為之三部合異粗斷起盡
以二百六十戒為本二百五十者為子以前出常行戒
全句繫之於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為二
者有以三為一者余復分合令事相從然此三戒或能

分句失旨賢才聰叡若有攬者加思為定恕余不逮晉泰元六年歲在辛外六月二十五日比丘竺曇無蘭在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謝鎮西寺合此三戒到七月十八日訖故記之並出三藏記集

支曇諦姓康本康居國人籍吳興從法姓支義熙七年終故鄣崑山詳誅高僧傳宋元嘉末卒當誅為正

燈贊

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並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悟旨測妙藝文類聚

靈鳥山銘序

昔如來遊王舍城憩靈鳥山舊云其山峯似鳥而威靈故以為名焉衆美咸歸壯麗畢備太平御覽

釋僧衛荆州長沙寺沙門學業甚著為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為之注解

十住經合注序

夫冥壑以沖虛靜用百川以之本至極以無相標玄品物以之宗故法性住湛一以居妙寂紛累以運通靈根朗圓燭以遂能乘涉動以開用用然能要有資用必有本

用必有本故御本則悟涉無方能要有資故悟虛則遂其通通則苞鏡六合而有無圓照塞則用隨緣感而應必慮偏照圓則神功造極慮偏則顛覆興焉故四瀆開溢則洪川灌壑玄像差轍則三光晦曜因此而推固知運通有宗化積有本夫運通之宗因緣開其會無相極其終化積之本十道啟其謀心術兆其始故心術憑無則靈照通而大乘廓滯有則神慮塞而九宅開矣然推而極之則唯心與法別而張之則綿彰八極請辯而目

焉夫萬法浩然宗一無相靈𩲸彌綸統極圓照斯蓋目體用為萬法言性虛為無相稱動王為心識謂靜御為智照故滯有慮塞則曰心曰識憑靈照通則曰智曰見見者正見也始曉之偏目也智者正徧知也體極之圓號也正見創入轍之始正徧標體極之終四者蓋精𩲸彌綸水鏡萬法雖數隨緣感然靈照常一而不變者也夫體用無方則用實異照故亂識為塵穢心欲開見謂實廓智謂種穢心故五欲為酖醴之室開見故三寶為

荆石之門亂識故六塵為幻惑之肆廓智故一切種為驪龍之淵四者實萬法浩然同實異照雖感應交映宗一無相者也故識御六塵以矇性心起五欲以昏慮見憑四諦以洗鑒智撫無相以通照然則境雖理故心緣精魄彌綸體故靈照靈照故統名一心所緣故總號一法若夫名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以心法則未始非二故十住為經將窮賾心術之原本遂真悟之始辯神功啟于化彰八萬歸于圓照使靈機無隱伏之數大造無

虛竊之名爾乃落滯識以反鑒貞真慧以居宗開十道運其用恬無相遠其通合三義以廓能則表宏稱謂菩提菩提者包極十道之尊號括囊通物之妙稱乃十住啟靈照之圓極遠宏大通之逸軌故十住者靜照息機反鑒之容目者也夫所以冠大業之始唱統十地之通目表稱十住諒義存於茲焉義存於茲焉然則十住之興蓋廓明神覺之向牖發瑩真慧之砥礪如來反流盡源之舟輿世雄撫會誕化之天府乃衆經之宗本法藏

之淵源實鑒始領終之水鏡光宣佛慧之日月者也夫致弘不可以言象窮道玄不可以名數極故文約而義豐辭婉而旨弘非百行開于心轍啓八萬舉其一隅非夫探鉤玄賾研機孰能亢貞鑒致於希微開拔英悟返于三隅者哉悲夫守習之迷雖服膺舊聞不翫斯要譬負日月而彌昏面玄津而莫濟矣當請引而權焉夫舉高必詣遠致深則興玄故廓六天以妙處引法雲以勝衆蓋非勝無以扣其玄處非妙不足光其道道光要有

方玄扣必得人故位妙處以殊方則境絶衆穢開玄肆以引衆則英彦葢時處極六天則寶映七珍衆舉法雲則體鏡九宅廓六變以開運朗耀世之宏觀叩三說以開興撫玄中之統韻發五情以宣到慮衆誠以彌淳遮二七以運感互交用於玄端開神轍于三轉之際兆靈覺於九識之淵匹夫衆經以比興不得同日而語開八萬以辯用焉可共劫而言非夫體包三義道總兩端孰有若斯之弘哉孰有若斯之弘哉以此而斷其道淵矣其

致玄矣夫以金剛之幽植總神辯以居用猶曰不可究其深況自降茲者乎然道不獨運弘必由人故令千載之下靈液有寄焉夫外國法師鳩摩羅耆婆者挺天悟於命世邁英風于季俗乘冥寄而孤遊因泰運以弘道撫玄節於希聲暢微言于像外可以祛故納新非擬三益悟宗入轍幾於過半運啓其願彌遭其會以鉛礫之質厠南金之肆誠悟無返三之機思無稽玄之謀然存門賞事庶無惑焉故撫經靜慮感尋疇昔每苦其文約

而致弘言婉而旨玄使靈燭映于隱藪大宗昧于偏文神標繇是以權範玄風自兹用澆淳至于開詰靖唯扣脣津門則何常不遂然長慨撫頹薄以興懷哉故遂撰記上聞畧為注釋豈曰淵壑之待晨露盍以伸其用已之心耳庶後來明哲有以引而補焉出三藏記

釋道慈案高僧釋道猷傳猷以宋末元徽中卒後有豫章沙門道慈注猷所傳勝鬘經序載出三藏記乃名法慈計在宋齊閒此云道慈序中阿含則晉安帝隆安五年距元徽七十餘載而勝鬘之出始自元嘉十二年以傳猷及慈此道慈當非注勝鬘者

中阿含經序

中阿含經記云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增一阿毘曇廣說僧伽羅乂阿毘曇心婆須蜜三法度二衆從解脫緣此諸經律凡百餘萬言並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悕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兾州道人釋法和罽賓沙門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

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即從提和更出阿毘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乂婆須蜜從解脫緣未更出耳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應運流化法施江左于時晉國大長者尚書令衛將軍東亭侯優婆塞王元琳當護持正法以已任即檀越也為出經故造立精舍延請有道釋慧持等義學沙門四十許人於諸所安四事無乏又預請經師僧伽羅乂長供數年然後乃以晉隆安元

年丁酉之歲十一月十日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在其精舍更出此中阿含請罽賓沙門僧伽羅叉令講梵本請僧伽提和轉梵為晉豫州沙門道慈筆受吳國李寶唐化共書至來二年戊戌之歲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訖此中阿含凡有五誦都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經合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為六十卷時遇國大難未即正書乃至五年辛丑之歲方得正寫校定流傳其人傳譯准之先出大有不同於此二百二十二經

中若委靡順從則懼失聖旨若從本制名類多異舊則逆忤先習不協衆情是以其人不得自專時有改本從舊名耳然五部異同孰知其正而道慈愚意快快於違本故諸改名者皆抄出注下新舊兩存别為一卷與目錄相連以示於後將來諸賢令知同異得更採訪脫遇高明外國善晉梵方言者訪其得失刋之從正出三藏記集

釋文紀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紀慶綵

釋文紀卷八

明　梅鼎祚　輯

晉六

釋慧遠 姓賈鴈門樓煩人少為諸生與弟慧持受業道安義熙十二年終于廬山

阿毗曇心敘 太元十六年出僧伽提婆共慧遠譯

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管統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曰法勝淵識

遠鑒探深研機龍潛赤澤獨有其人以為阿毗曇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非贍智宏才莫能畢綜是以探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于問論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其頌聲也擬象天樂若靈籥自發儀形羣品觸物有寄若乃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合則音協律呂而俱作拊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窮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象

趣不可勝言者矣人其為經標偈以立本述本以廣義先弘內以明外譬由根而尋條可謂美發於中暢於四肢者也發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謂顯法相以明本二謂定已性於自然三謂心法之生必俱遊而同感俱遊必同於感則照數會之相因已性定於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法相顯於真境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則覩玄路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鏡六府洗心淨慧擬蹟聖門尋相因之數即有以悟無推至當之極動而

入微矣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兹文味之彌久兼宗匠本正闚入神要其人情悟所참亦已涉其津矣會遇來遊因情令譯提婆乃手執梵本口宣晋言臨文誠懼一章三復遠亦寶而重之敬慎無違然方言殊韻難以曲盡儻或失當俟之來賢幸諸明哲正其大謬

三法度經序

三法度經者蓋出四阿含四阿含則三藏之契經十二部之淵府也以三法為統以覺法為道開而當名變而

彌廣法雖三焉而類無不盡覺雖一焉而智無不周觀諸法而會其要辯衆流而同其原斯乃始涉之鴻漸舊學之華苑也有應真大人厥號山賢恬思閑宇智周變通感達識之先覺愍後蒙之未悟故撰此三法因而名云自德品暨于所依凡三章九真度斯其所作也其後有大乘居士字僧伽先以為山賢所集雖辭旨髙簡然其文猶經故仍前人章句為之訓傳演散本文以廣其義顯發事類以弘其美幽讚之功於斯乃盡自兹而

後道充于世其教行焉於是振錫趣足者仰玄風而高蹈禪思入微者挹清流而洗心高座談對之士擬之而後言博識淵有之賓由之而贍聞也有遊方沙門出自罽賓姓瞿曇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國預聞斯道雅翫神趣懷佩以遊其人雖不親承二賢之音旨而諷味三藏之遺言志在分德誨人不倦每至講論嗟詠有餘遠與同集勸令宣譯提婆於是自執梵經轉為晉言雖音不曲盡而文不害意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自昔漢興逮及

有晉道俗名賢竝傘懐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甚衆或文過其意或理勝其辭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後來賢哲若能傘通晉梵善譯方言幸復詳其大歸以裁厥中焉

三法度經記未詳作者又無世代可考大較梁前也

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訶鞞耶伽蘭兼通一切書記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記出此經特此福祐一切衆生令從若得安見諦解脫

廬山出修行便禪經統序

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雖精麤異分而階藉有方是故發軫分逵塗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所由則幽緒告微淵博難究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玄在於用交養於萬法其妙物也運羣動以至壹而不有廓大象於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為而

無不為是故洗心靜亂者以之研慮悟徹入微者以之窮神也若乃將入其門機在攝會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詒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像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開罕闚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㝠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辨必闇軌元匠孱焉無差其後有

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終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蹟妙動難尋涉麤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兹已來感於事變懐其舊典者五部之學竝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頹理深其慨遂各述讃禪經以隆盛業其為教也無數方便以求寂然寂乎唯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是故經稱滿願之德髙普事

之風原去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
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
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
寄蹟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
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别有宗明矣每慨大教東流禪
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
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為山於一簣欣時來之有
遇感寄趣於若人恬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辯遂誓

彼僧那以至寂為已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為要也圖大成於末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疎入深緣起見生奴際介乃闢九闗於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不生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闔

衆篇於同道開一色為恒沙其為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則是如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為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甘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啓歸塗以領會分别陰界導以正觀暢散緣起使優劣自辯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于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

功玄在於用

下當有脫誤

大智論抄序

夫宗極無為以設位而聖人成其能昬明代謝以開運而盛衰合其變是故知嶮易相推理有行藏屈伸相感數有往復由之以觀雖冥樞潛應圓景無窮不能均四像之推移一其會通況時命紛謬世道交淪而不深根固蔕寧極以待哉若達開塞之有運時來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物表弘教之情亦漸可識矣有大乘

高士厥號龍樹生于天竺出自梵種精誠曩代契心在兹接九百之運撫頹薄之會悲蒙俗之茫昧蹈險躓而弗悟於是卷陰衡門雲翔赤澤慨文明之未發思或躍而勿用乃喟然歎曰重夜方昬非螢燭之能照雖白日寢光猶可繼以朗月遂自誓落簪表容玄服隱居林澤守閑行禪靖慮研微思通過半因而悟曰聞之於前論大方無垠或有出乎其外者俄而迴步雪山啓神明以訴志將歷古仙之所遊忽遇沙門於巖下請質所疑始

知有方等之學及至龍宫要藏祕典靡不管綜滯根既拔則名冠道位德備三忍然後閑九津於重淵明鱗族而俱遊學徒如林英彦畢集由是外道髙其風名士服其致大乘之業於兹復隆矣其人以般若經為靈府妙門宗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故尤重焉然斯經幽奥厥趣難明自非達學尠得其歸故敘夫體統辯其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藴於辭輒寄之賔主假自疑以起對名曰問論其為要也發軫中衢啓惑智門以無當

為實無照為宗無當則神凝於所趣無照則智寂於所行寂以行智則羣邪革慮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則二諦同軌玄轍一焉非夫正覺之靈撫法輪而再轉孰能振大業於將頹紐遺綱之落緒令微言絕而復嗣玄音輟而復詠哉雖弗獲與若人並世叩津問道至於研味之際未嘗不一章三復欣於有遇其中可以開蒙朗照水鏡萬法固非常智之所辯請略而言生塗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搆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

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滅兩行於一化映空而無主於是乃即之以成觀反鑒以求宗鑒明則塵累不止而儀像可覩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之性因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絶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

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故遊其奥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非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為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此以往莫之或知又論之為體位始無方而不可詰觸類多變而不可窮或閑遠理以發興或導近習以入深或闔殊塗於一法而弗雜或闢百慮於同相而不分此以絕夫壘瓦之談而無敵於天下者也爾乃博引衆經以贍其辭暢發義音以弘其美美盡則智無不周辭博

則廣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汪焉莫測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雖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辯焉雖涉海求源未足窮其邃矣若然者非夫淵識曠度孰能與之潛躍非夫越名反數孰能與之澹漠非夫洞幽入冥孰能與之沖泊哉有高座沙門字曰童壽宏才博見智周羣籍翫服斯論佩之彌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應于時秦王姚王敬樂大法招集名學以隆三寶德洽殊俗化流西域是使其人聞風而至既達關右

即勸令宣譯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為百卷計所遺落殆過參倍而文藻之士猶以為繁咸累於博罕既其實譬大羹不和雖味不珍神珠内映雖寶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來矣若遂令正典隱於榮華玄樸虧於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幽淪長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於是静尋所由以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悅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辭樸而義

微言近而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莫尋故令翫常訓者牽於近習束名教者惑於未聞若開易進之路則階藉有由曉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遠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輙依經立本繫以問論正其位分使類各有屬謹與同止諸僧共別撰以為集要凡二十卷雖不足增暉聖典庶無大謬如其未允請俟來哲

出三藏記集

念佛三昧詩集序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閒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或若茲況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闚玄門體寂無為而無弗為及其神變也則令脩短革常度巨細互相違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矣又諸

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鑑鑑明則內照交映而萬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曁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兹而觀一覲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昬俗之重迷若以匹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

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廣弘明集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并序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二家論各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

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

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覽焉

在家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為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

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悦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

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

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絶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蹟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邪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

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絶其生不絶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

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絶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
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
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
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
之文其為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
聞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
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曲

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竝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内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况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逺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内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

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嘗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之為

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

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形盡神不滅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

而為从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毁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毁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説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

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
人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
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
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
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
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
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
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

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黄帝之言曰形有靡

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當傍宗而有闢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

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邪為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

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兹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效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論成後有還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

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譏邪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粮糧錫以轝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邪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

高者挹其遺風溯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趍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蟭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巳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之基者

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辨貿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逞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

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闢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絶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蹟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尋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斂麤之妙蹟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

深哉

何鎮南難袒服論

見荅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閒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

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内外有歸

答何鎮南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麤並順内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

但妙賾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隅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賾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兹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

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敘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昬明代運有從生之說人情咸悦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旣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

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早以自收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内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軫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絶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

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葢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狥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明報應論并問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

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答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茍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為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

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按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

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干鍼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

而生不絶於是甘寢大夢昬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

身以爲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玆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内外誠異渾爲一體自非

達觀孰得其際邪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讐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

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己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旣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絶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無

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
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
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
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為蓍龜博綜内籍
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
試論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
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絶夫常類可
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

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
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絶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
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
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
相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
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
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
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蹟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

殃頻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以安步為輿優遊卒歲而時來無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間昔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受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沖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舛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㝠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

外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今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

仲由顔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敎絶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並弘明集　高僧傳慧遠法性論至愛以不變為性得性以極體為宗

佛影銘并序

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訶城南古仙人石室中㑹有西域道士敘其光相乃于匡廬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暉相炳暧若隱而顯因著銘曰

夫滞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静慮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縁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

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羣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已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絶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蹟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埸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

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兹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蹟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餐遊方之説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

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暎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蹟絕兩冥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畱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

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廻於軒宇昬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稀若真遇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脩庶兹巨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高僧傳載云清氣廻軒昬交未曙髣髴神容依俙欽遇

兩寘作丙寘談虛作淡虛震作開攸作叚迹以作迹似巨軌作塵軌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蹟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 并序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萬流澄源圓映無主覺道虛凝湛焉遺照於是乘變化以動物而衆邪革心跬神步以感時而羣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轍道世交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逸響遠流密風遐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沙門淼明淵極魍魎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餘塵道風遂邁擬

足逸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光晷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
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悼悲憤靡寄乃遠
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
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
精麤誠異悟亦有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
神模闢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於來葉存近者遺
重劫之厚緣乃道福兼弘真迹可踐三源反流九神同
淵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齊趣跡響和應者如林鑄均有

虛室之供而進助者不以纖毫為挫勸佐有彌刼之勤而操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淩邁羣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與化推

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亹亹長靡反宗無像

冗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並廣弘明集

謝安帝勞問書 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書 此與佛圖澄謝石虎全同且並出高僧傳

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安帝詔答

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異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高僧傳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遺民於廬山西林澗北別立禪坊與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羣賢遊處研精玄理遠乃遺書於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勵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竝

為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為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廣弘明集

與鳩摩羅什書遠太元中來至潯陽孜孜為道每逢西域一賓懇惻諮訪聞什入關遣書通好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

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寘以形乖為歎耳頃知彔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為心會友以仁者

使功不自己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祈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則滿願不專美於絶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運一作運鍾一作運逢無日

下有兩字敎合作敎令無像作無緣高僧傳無祈世智二句

鳩摩羅什答慧遠書什見後

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絶傳譯來貺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

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朂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麤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鑵可備法物之數也朂哉佛祖統紀作欽哉

重與羅什書慧遠學貫羣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諮什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

情以悵然先闓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為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

遺曇摩流支書

曇摩流支此云法希一云法樂南印度人以律藏馳名後秦弘始中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已遠聞支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遺書通好支以姚興請與鳩摩羅什共譯十誦都畢研尋審定而什猶恨文繁未善

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

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行者齎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悋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梁懐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懐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律戒一作德式

並高僧傳

答盧循 循字子先范陽人妹適孫恩恩作亂亡衆推循為主據江州以茶藥六種餉遠公書稱范暢盧子先叩首遠答

損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 遠公集

廬山記

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餘左挾彭蠡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

一曰天子鄣彭澤也山在其西故舊語以所濱為彭蠡有匡續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遯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續受道於僊人而適游其巖遂託室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感其所止為神僊之廬而名焉其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風雨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崖人獸兩絶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摶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

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之所罕經也太史公東游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登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僊之所居也其後有巖漢董奉復館於巖下常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昇僊絶迹於杏林其北嶺西巖之間常懸流遥霤激勢相趣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其南嶺臨宫亭湖下有

神廟即以宮亭為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感化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㟧其巖窮絶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著沙彌服凌雲直上旣至則踞其峯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為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於龍首也南對高峯上有奇木獨絶於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鷗之所

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峯殊别將雨則其下水氣湧出如馬車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略舉其異而已耳續世說注作俗

又

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峰

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歎其奇而已矣世說注

釋慧持遠之弟終蜀龍淵寺

與桓太尉玄書持辭遠入蜀行達荆州刺史殷仲堪禮過欲重時玄亦苦欲畱之持無停意臨去與玄書玄得書惆悵

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高僧傳象敎皮編載慧遠答桓玄書云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項餐徽聞有懷遂仰歲末嚴寒體中何如音寄塵隔增用抱蘊後叚乃遺民書誤

釋法遇

與慧遠書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事道安為師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寄遇遇開封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懃遠貽憂賜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垂淚自責與遠書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高僧傳

竺僧度

答妻苕華書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苕華未及成禮苕華父

母薦已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捨俗出家茍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度答書報詩五篇茍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

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至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

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别離矣万世因緣於今絶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竝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高僧傳至著三寶紀作之著其面作面焉

僧佉吒

答張奴頌

時京師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有張奴者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自肥悦冬夏著單布衣佉吒見奴欣然曰吾東見蔡纯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

乃與子相見耶奴乃題樹為歌佉叱亦題頌竟各去兩人並見杯度傳晉宋之間

悠悠世事感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累蹟聲華蔑醜童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澣慧定計晗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高僧傳蔑醜法苑作夢魂

廬山諸道人

遊石門詩序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絶衆阜闢三泉之會竝立而開流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為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絶逕廻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于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雖乘危履石竝以所悅為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嶮窮崖猿臂

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岩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岩映帶其後巒阜周廻以為障崇岩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宫館之象觸類之形至可樂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綵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充目其為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悦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廻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

翮鳴猿厲響歸雲廻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欣以永日當其沖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耶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

智亦宜然廼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蹟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懐各欣一遇之同歡慼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詠之云爾

釋文紀卷八